

年卷

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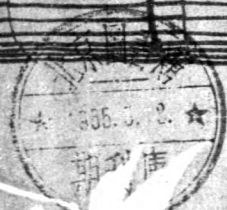
1

第

第

南 風

第
一
期



貢獻旬刊第一期目錄

愛內的畫四幅

題字

貢獻(發刊詞)

武漢分共之經過

最近英意兩國之東方外交

養成「科學的心」

近作

春日郊行

維舟尚父湖邊

銀包 法國美爾博著(上)

婚姻的一長二短

時事摘要

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吳稚暉

伏園

汪精衛

從予

周建人

譚延闓

汪精衛

于右任

曾仲鳴譯

青青

記者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十冊大洋八角

廿冊大洋一元五角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十元

全面廿元

嚶嚶書屋發行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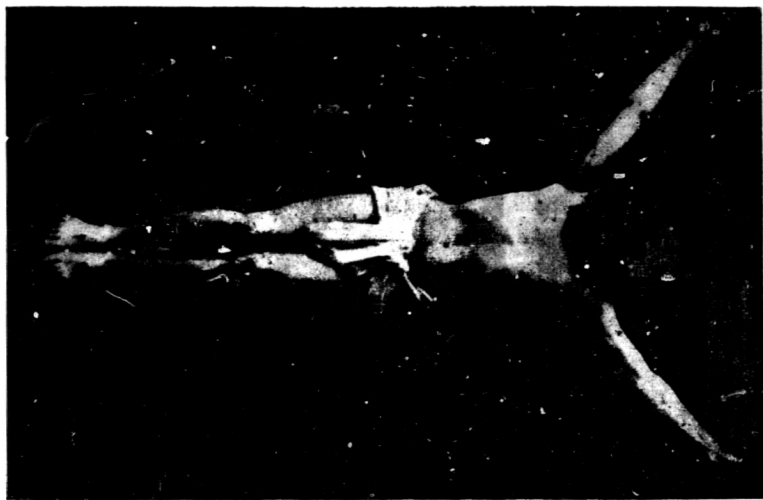
讀書女子



戀歌



愛內 (Jean
Henner 1839-
1905) 的名畫
「讀書女子」
存巴黎魯佛爾
博物館。他的
繪畫用極簡單
的顏色，幾乎
祇有光與暗，
能表出靜默而
莊嚴的神情。
有人要他畫肖
像，但因為他
的筆法不與時
俗一樣，說他
不像，他帶了
他家鄉阿爾沙
斯的口音說：
「夫人，不能
再像的了。」
他永遠保持他
特別的藝術。
孫福熙。



耶 解



歌 牧

大正閔肆
了姝麗羣

吳敬恆題



貢獻



中國，無論當它是民族或國家看，總之現在是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年長的主張未免穩健，年少的主張未免激烈，這是人類的普通現象，本來不會成爲民族或國家擾攘的原因。祇要精神是健全的，態度是正常的，知識是充分的；那末，無論是穩健的主張也好，激烈的主張也好，在表現的時候，一以和平討論的方式出之，必可共同找到一條光明的途徑。可惜這個幸福不是凡屬民族或國家都可得到的，最怕的是精神不健全，態度不正當，知識不充實，結果只形成一種慘酷的殘殺。殘殺是會有完結的麼？當然只在無形的簿子上寫着一筆一筆的彼來此往的血債。

精神如何使它健全，態度如何使它正當，知識如何使它充分，國人在這些上面致力的一定很多，我們這個小刊物也自願在這些上面來盡一分兒的貢獻。

「貢獻」的方面是很多的，因爲記者個人的交遊也不

限於一個方面。政治的，學術的，文藝的，美術的，新新舊舊的各項朋友都有。於是記者先以「貢獻」的篇幅貢獻給各界著作人；著作人再以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學識，他們的藝術，貢獻給讀者；讀者更以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學識，他們的藝術，貢獻給「貢獻」；這樣的熱鬧局面，形成貢獻雜誌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大貢獻。

至少，「貢獻」記者要代表年長者的階級向全國的少年請求，我們的意見即使穩健些，但決不願自儕於昏庸之列的，你們須給我們言論的自由；也要代表年少者的階級向全國的前輩請求，我們的意見即使激烈些，但決不願自淪於荒唐之列的，你們須給我們言論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十六年前已載在約法，十三年時又載在黨綱，無人敢蔑視，也無人想蔑視的。如果因年少者執政而不許對方年長者說話，因年長者執政而不許對方年少者說話，那末，政治永遠不會清明，學術文藝永遠沒有發達的日子，而慘酷的殘殺也永遠沒有盡期了。今舉國競以反共開矣。共黨罪惡之最甚者乃爲蔑視敵黨之言論自由，甚而至於蔑視無黨籍者之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沒有保障，則形式上雖然反共，實際上仍以共黨之精神爲精神矣，可不懼哉！

伏園。



武漢分共之經過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曾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為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

——十六，十一，五，在廣州中大講，林霖記——

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敘述，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于事實有關係于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擔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于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于什麼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見蒲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擺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

民主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為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着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麼政策什麼主義，然後才定出什麼政策什麼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便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秘密革命運動起以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需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握有軍閥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

係為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總理即發表一個宣言，即北上宣言，說明不僅在要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之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能再和他們聯合，即曹吳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為段張已為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

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境環是最為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黨。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黨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為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內否決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議。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決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為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為三派：一派人稱他為最右的。他們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是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落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為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滿，反對很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現狀尚且如此不滿，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落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嚴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革命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

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的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是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是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裏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辨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的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為一個大問題。怎麼解答呢？那也且應該以時代環境

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為一個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說，國共兩黨為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走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是一隻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

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麼要容共，我們試看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路在鄧本殷手裏。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尙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楊，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包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便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說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楊劉已在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楊劉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在沙基殺死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去，

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胆的，殺死了廖仲愷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在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着，只顧往前面直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曾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間，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

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為避去一切離開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載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為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時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裏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来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

的，以為必要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為共產黨所把持。兄弟說道，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看見李石曾同志所編「革命」會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發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

精衛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不同，汪注重於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原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然從這封原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多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決定遷往南京，極為欣慰，以為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決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為蔣同志等是不對的。但是如今看來，不但不對是蔣同志的不對，而且是兄弟的不對。因為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卻不出蔣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陳獨秀

發表過一篇開諸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裏。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等，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督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裁制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

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的了。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做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份子雜在裏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麼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時代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候，死尸堆裏可以證明。即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作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

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鮑羅廷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廷有給你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爲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決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革命，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爲湖南事變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

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C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黨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決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黨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黨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黃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

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為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庭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為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為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庭的意思，則以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為國民黨的，見了這決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的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鮑羅庭的，遂將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緊張，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庭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裁制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

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裏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裏，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胆，做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裏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建立非法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爲明顯。兄弟如今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攷。

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因爲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存留在國民革命軍裏頭，要想利用軍隊的地位，以爲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

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荼毒，其流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便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爲危險，在河南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埔，夏斗寅軍隊到了土地塘，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共產黨乃乘八之危！德國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落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爲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可見共產黨在當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爲「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鬥，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總理的精神擺在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爲國民黨而分共，是爲三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是不是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臥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

去才可以生！國民黨到了五六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之暫時虛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補元氣，便能回復健康。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割腹以後，健康未後，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用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間已實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為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之熱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時期以內，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既然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夠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分的必要工作。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能夠的，還要做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之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下，在黨

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這些工作，担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要能夠于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為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應該如何做法，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麼田地！我們要把精神力最聚集在黨裏，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於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此稿係經汪精衛先生詳細修改過的，特此附誌。）



最近英意兩國之東方外交

從 予

東方，在這裏單指近東與中東，即巴爾幹，土耳其，阿拉伯，埃及，波斯，印度這一帶，我們中國是遠東，不算在內。在從前，都是古代文明的發祥地，然而子孫不長進，現在都做了資本帝國主義逐鹿之場了。

東方在世界外交上的地位，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是非常重要的，——簡直是外交重心之所在。帝國主義的巨魁，英國，她近百年來的外交，幾於一舉一動，無一不是係於東方問題上面。雖然有時，她的眼光也常射到萊茵河或長江流域，常看着波羅的海或加里皮安海，但是她的注意力，却始終沒有離開巴爾幹與印度。真的，即如唐寧街的交涉完全是在別一方面的時候，我們也常可以看出其內幕實與東方問題息息相關。譬如與德國的衝突，雖然是

有不少原因，但其最重要的則是因為德國夢想從柏林建一條鐵路以通美索不達米亞之報達。因此之故，英國竟不惜在東方與俄皇妥協，以抗愷撒。

可是英國爲什麼要如此呢？則理由很明白，便是因爲要保持印度及東方的勢力。印度是英國東方的寶庫，由此並可以進窺遠東。地位是很重要的。她的獲得，大概當美洲殖民地喪失之時，因此之故，使英資本主義益覺重要。加以運河的開通，馬拉耶，東非，蘇丹諸投資地域的發展，緬甸波斯的油田之開闢，大戰以後土地的獲得，於是印度的地位，尤增重要。照英國的意思，最好是能夠把這一帶打成一片，把交通的要道放在她的手中；永遠保持着使內部不致發生革命，外部沒有他國的威脅；倘若可能，

還希望其統治的地域能擴大到軍事要地與經濟區域。有這樣一大塊的地方給她做尾閘，有這樣許多的人民給她做奴隸，她的資本帝國主義，自然不愁衰落了。

不過此外，在英國外交家的眼光中，現在還有一樁重大的事情，使之不得不全心竭慮的來注意東方，這便是俄國的活動。俄國自在西方正面的進攻失敗以來，於是轉而注力於東方，有所謂西守東進政策。按資本帝國主義之所以強盛，是全賴有殖民地的供給。資本帝國主義是寄生蟲，是寄生在殖民地身上的。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其法莫佳於以民族自決主義，使殖民地地方的民族起而國民革命，以求獨立。故自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等等以俄國的助力，有所謂獨立運動以來，英國對於蘇俄，真是恨到了極點。加以蘇俄的日趨強盛，使她發生嫉妬，高加索油田之誘惑，使她垂涎三尺而無可如何。凡此種種，都使英國認東方問題為英俄對抗關係中之焦點。故為對抗俄國，使不得遲於東方起見，英國外交當局乃有反俄的大團結。換言之，即是所以孤弱俄國，增加自己的勢力。

由上所述，可知英國近來之反俄，完全是為的要保持東方勢力。同時，她的覬覦聯絡意大利，我們也可明白是

為的什麼意思。但是反俄，因為同是資本帝國主義，問題尚簡單，不過一牽涉到東方，則正是因為大家都屬帝國主義，糾紛就複雜了。這實是英國外交家所最痛心的事。而其最感到不安，沒有辦法者，便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人開拓殖民地的野心與東方的侵略政策。

英國聯絡法國意大利及其勢力下之國家，組織大團結以反對蘇俄，以鎮壓亞洲及北非的國民革命運動，這種聯合戰線的行動，本來以利害關係，自有其可能，但亦只限於某種程度，然而意大利則並此限度內的可能也沒有。她不但是一個不忠實的同盟者，並且很鮮明活動的對其假定的同盟國繼續着和平的戰爭。英國怎樣呢？英國的報紙是一聲不響，英國的政治家也不說出口來，他們只把憤怒忍耐在心頭，自己焦思着，憂憤着，因為現在是大敵當前呀。

意大利看清楚這一點，所以在近東——不論英國領地與法國領地——其法西斯黨的宣傳，真是比布爾什維克的更利害到十倍。她的宣傳的目的，幾乎很明白的，是在圖謀取英法的統治權而自代。

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人抱着一個信念，要把意大利造成領有殖民地的大帝國。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很複雜的，在

心理的方面，如其領袖之炎炎大言，其徒黨之虛驕誇張，其主義之以恃暴逞強為勇武，凡此種種，都是其病象的顯現；而企圖開拓殖民地的野心，則亦為其一。不過這當中更含着領袖人物的利用。慕沙里尼因為勵行專制政治，人民反對甚烈，開拓殖民地，便是使人民的眼光由對內而轉至對外。這實是一種轉移目標以減弱反對勢力的方法。此外，還有經濟的原因，因為意大利地狹人稠不得不向外發展。然而她的資產階級似還沒有達到德國那樣強有力必須有新地域以資其活動的程度哩。

這都是在法西斯黨人報上常常討論着的：意大利應該代法國為彼利亞之委任統治；意大利應當繼英國（她的勢力以少年意大利的興起已顯然的衰落了）而統治埃及；安那都利亞，自然，這是意大利將來的殖民地；擾擾不已的巴爾幹，自羅馬帝國分裂直至今日，無有寧日，這只有歸入意大利的統治，纔能和平。……羅馬的報紙，便是這樣天天吹着牛，慕沙里尼便是以這樣取悅於其人民。但是其實際的行動，也是進行着的。如埃及，阿拉伯，敘利亞，波斯，甚至印度，法西斯主義的宣傳，都非常努力。這實是使各國的政治家外交家覺得非常不安的。

譬如在埃及（其地有意圖僑民四萬人），意大利的行

動很明顯的想使王黨（Palace party）為親意的政黨。而埃及王宮特（Khedive）又是親意的。他年輕時曾住過意大利；他於意大利語，簡直比本國語說的還好。最近，他遊羅馬，意人列隊歡迎，非常之盛，目的何在，蓋可不言而喻了。固然，他在倫敦，也很優禮，不過總有點保護的神氣，是完全沒有熱情的。但是他在羅馬則不然，他是像大國的君主，或著名的英雄一樣歡迎着的。

至於在阿拉伯，意大利與葉門的伊曼（Imam of the Yemen）訂約，承認意大利為這雖小而非常重要的地域之保護者。其地跨着紅海口上的南岸，亞丁若不再備兵增防，便將無所用之。這實是對英國交通上的一個威脅，正如德國在亞加地（Arabia）——一九一三年幾於以此引起戰事——的行動一樣。但是英國却吞聲忍氣，如漫不注意。只是急急的即與伊物蘇特（Ibn Saud）訂立一個條約，使意大利不再侵入阿拉伯。但是意大利所雇用的政客，一聽到這消息，便在漢志擾亂起來，以困難伊物蘇特，後來並與王自己發生爭執。

我們現在來看近東方面，表面上看似安寧無事，但是內部英意兩國的衝突是繼續着沒有一刻寧靜的。我想，倘若英政府沒有俄國這當先的敵人，彼此的衝突，恐早成

爲露骨的危險的了。英國只是因爲要預備和俄國開戰，所以不得不忍耐一點。狡詭的慕沙里尼，他是看清楚這點，知道加以利用的。他常對英政府示威，表示他的重要。他的意思便是說，除非張伯倫能如他的意思做去，否則，便要不容氣了。自然，張伯倫因爲對俄的關係，也很樂於遷就他。但是所困難者，除非他自己全部放棄其計畫，便不能使慕沙里尼滿意。譬如能夠答應他在南阿拉伯有一個小的保護國，這自然是好事。可是若給他在葉門有了根據地，那就不妙了，——還有在漢志方面也要發生困難。不過這到底是地方性的不安，牽涉的範圍不大。倘若慕沙里尼，他覺得阿拉伯地方的小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計畫，或德里波黎的小戰，都不快意，於是由紅海進而企圖安那都利亞或阿爾巴尼亞，那可事情複雜，不是玩的了。

說起安那都利亞，倘若土耳其始終能爲蘇俄的同盟國，始終能爲亞洲民族反抗歐洲統治的先驅，那末英國實只有爲意大利所播弄，沒有辦法。倘若不然，土耳其成爲英國的同盟國，與帝國主義相結合，自然，意大利於英國，將從此失其威脅之技，無可要挾了。

英國當然是想到這層，並且努力進行過的。她是始終沒有忘情於土耳其，要想把她從俄國方面拉轉，使成爲英

國的朋友，爲一個在西亞的同盟國。安哥拉政府的處境顯然是很困窮的，並且還要時刻担心意大利的侵略。所以英國倘若能夠借款給她，再担保她的侵略，事情是很容易辦的。真的，這事情若能成功，確是一樁外交界的大業。其在亞洲方面的心理的影響一定很快便會發生。由英土合作的成功不能立即引起德黑蘭方面的加盟。這樣，倘若與俄國發生戰爭，英國的利益自然是很大。她的艦隊可以正當的自由出入於黑海，她的飛機可以從摩索耳以至巴沽。否則，她倘若立在俄國方面，或者善意的中立，那末高加索地方便將非常安全，毫無危險了。

因此之故，英政府始終不能忘情於土耳其。但是要和土耳其合作，惟一的成功的希望，必須先保證土耳其不受意大利的侵略。事情很明白，要如這樣，你就不能在同時滿足慕沙里尼的野心，把安那都利亞他的吞嚥。這真使張伯倫困難到極點了。

但是在巴爾幹方面，還有一樁更困難的事哩。這便是阿爾巴尼亞問題。因爲在阿爾巴尼亞，意大利人倘若乘有機會想伸足進去，那末就立刻會引起南斯拉夫的憤怒，來玩一回「以巴爾幹的勇氣抗意大利的槍彈」的把戲。這樣一來，巴爾幹的勇氣顯然是敵不過，可是法國肯坐着不管

麼？事情的形勢實在是很嚴重的。所以現在一談到這事，簡直與十五年前猜測巴爾幹戰爭的可能與否，及因此而引起的歐洲大戰是怎樣一回事，一般無二。真的，倘若巴爾幹發生了風雲，第二次的大戰是實有其可能的。倘若真的如此，則結果如何，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事情已這樣的明白，英國倘如有這能力的話，她也是不敢去撥動這亂源，以引起第二次大戰的。我們要知道在這戰爭的背後，躲着大革命的影子呢。

由上所說，可知張伯倫的處境實是非常困難。他竭意的遷就慕沙里尼，以拉攏他。但是慕沙里尼却堅決的主張：（1）在東方實行宣傳，以羅馬替代莫斯科，如此必使全部保守黨發生動搖；（2）實行訓練計畫（附以適當的軍事準備），如此則張伯倫的全部政策毫無所用。

這真難死張伯倫了，叫他怎麼辦呢？

十一，二十六，二七年。



養成「科學的心」

周建人

自從清朝廢科舉，興學校以後，在普通的教科上總算把科學列為必修學科之一了。但有人會得這樣問：學校課程中為什麼須有科學？意料中的回答是：在給予科學知識。是的，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科學教育的目的之一。但這裡容我補充一句：科學教育的一般的目的與其說是在科學知識，不如說重在科學精神，即養成科學的心呵！

原來書本上的知識有限而人一生中所遭遇的事件却無窮，如果以書上的一點知識為已而沒有科學的心去應付所遇到的一切，這是很危險的。有些學過某程度的生理學的人，有時候會得忽然相信心腎會得不交，肝陽會得犯上，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在一個時候會得主張『明正典刑』的。這種科學知識只像八哥學語，口雖能言，心中却

不大了然。于是他的思想和說話會得如遊戲場中『哈哈亭』內的鏡子中的人影，忽而矮胖，忽而瘦長，忽而面如東瓜，忽而又似扁蒲，不統一而且有些滑稽。這是什麼緣故呢？為的是他的記憶上雖然有些科學的知識，他的心是因襲的，充滿着迷信和偏見。倘若這是科學教育的一般的結果，不是科學教育的破產麼？

所以我說科學教育的重要不是死的一些有限的知識，而是活的科學的心。這種心的表現，在赫胥黎給其友人傑司利的信中表示的最明白。他對於靈魂有無的問題是這樣說：『靈魂不朽之說我並不否認但也不承認。』理由是：『拿不出甚麼理由來信仰他，但是也沒有法子可否證他。』美國生物學者開洛格氏有一次講演中這樣說：我沒有靈

魂存在的證據所以我不相信有靈魂，但也沒有決無靈魂的證據，所以我也不能說決定沒有靈魂（原文忘記，大意如此）。用這樣的態度去評判一切纔是科學精神。

但倘使這種荒謬的見解出于古人是難怪的，明朝李時珍講到螢火時說：『螢有三種，一種小而宵飛……乃茅根所化也。……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一種水螢，居水中。』假使你問：你為什麼知道他們是茅根和竹根所化的？他會得說不出理由，只是這樣相信。

我上面已說古人不妨如是，但今人如此却使不得。我有次見一位講產兒制限的先生在某種報紙上教人避妊的方法。他說最好而無害的方法是只要在女子的什麼穴道上一按，精液便盡數流出，不再受妊。我去信問他理由，他不答；去信該報編輯請將我的疑問發表，也不理我，不肯登出來。

研究性學的張博士為現社會的一般人所都曉得的，他在「一種雜誌上說人的臍下有丹田，是會呼吸的。理由似乎是這樣：細胞尚且能呼吸，何況丹田或『性部』。若更追問，則曰：唯其和近代科學不合，所以更『高然超然』也。但人身上有什麼穴道與否，和丹田能否呼吸畢竟關係

尚輕，不妨隨便說說。如果用這種思想去判斷關於社會的更重要的問題，那的確有些危險了。

所以我重複的說：我們今日所希望于多數人的是科學的心，倒並不一定深精的科學。我相信在社會的進步上，人生的幸福上，科學是重要的，一如別的學問，而且科學家歷來對社會確實有着不可輕視的功績。但這只能希望少數適合于作科學工作的人，不敢希望多數的人們。一般人所應當養成的是：第一遇事要尊重事實，第二要能詳細的審察，其次是切實的想，最後是謹慎的判斷。這種習慣並不只在科學者應當如是，凡政治家，法律家都應該如是的。先作空想，隨後再依據這空想下判斷，這是中國很普通的思想方式，也是最要不得的思想的疾病。歐洲人屢次稱我們為『哲學的民族』，我們現在不要這個了，願意做科學的民族了。

養成合理的思考的習慣並不是不可能的，只可惜今日從事編輯科學書及擔任教職的人似乎還不大想這樣做。他們對於教授科學的意見是注重在學生應該知道些什麼，並不是指導他們怎樣去求知道的方法。其結果那里能夠不使所得到的一點科學知識不死掉不陳腐，和遇事待判斷的時候，不由因襲，偏見和迷信這班鬼來做他的靈魂呢？可敬愛的教科書家和教育者，請你們注意這一點罷！

歸來事、都依舊惟覓
奔年立不還襁褓
頭已卅階除老
卒鬢餘斑
情知轉瞬同千劫
稍喜浮生得半閒
猶有世筭
微笑在
高杉叢桂
亦蒼顏
正閒

溶、新綠漲晴川
鷓鴣依
蒲自在眠
行過小橋
竹
惆
梨花似雪
柳如煙

春日郊行

江村

尚父湖波蕩夕陽
訕誅漁釣兩
難忘窮羞白髮為文士
老羨黃
泉作國殤
落葉層：迷去路橫
舟緩：適何方
桂枝如雪
楓如

血猛憶關西舊戰場

雄舟尚父
湖邊

十六年十一月于右任



銀包

曾仲鳴譯

法國美爾博 (Mirbeau) 著

人物：

象克里，

警察長，

志杭姆馬得呂，

第一警察，

第二警察，

華夏當蒲。

地點：

此劇係在巴黎現今的警察署的辦公室中經過。

(千九百年第一次在巴黎志密愛戲院開演。)

警察長的辦公室中——

啟幕時，場上無人。室中懸一瓦斯燈，燈門半關，不甚明亮。室之四壁，裱綠色紙，受微光，殊沈寂，好像只點一支慘淡的臘燭……室中器具簡陋，是一所警察署的辦公室的普通陳設……牆上貼滿告示標語法令等……室的左邊，排一破舊的長榻……時聞臺後有來去不斷的履聲……還有粗暴的語聲。

第一場

警察長，馬得呂。

(警察長由右邊進來，馬得呂跟在後面。馬得呂表現恭順的態度，很忙的走到瓦斯燈前，將燈門開大，燈光亦漸亮……警察長戴着高帽，披著有

皮領的大外套……頸間繞以圍巾，足穿黑漆皮鞋。）

警察長 壞天時……唉！除此以外……一點別的消息都沒有麼？馬得呂先生。

馬得呂 一點都沒有，警察長先生……

警察長 但是還有呢？……

馬得呂 我的上帝！報館訪員來打探新聞。

警察長 關於方沙一案，是麼？……你對他們客氣麼？

馬得呂 客氣的虛套，真是討厭呢，警察長先生。

警察長 別的事情沒有麼？……

馬得呂 那些醉鬼案，和平常一樣，常常有的……還有打架案件，不大嚴重的……還有盜竊案……這些小事情……

警察長 好的……

馬得呂 總而言之，沒有什麼大案件……

警察長 好的……

馬得呂 在這時候，巴黎的秩序，總算很安靜的……

警察長 表面的安靜罷了，馬得呂先生……實際上，同潛伏未爆發的火山一般……沒有人來找我麼？

馬得呂 沒有……（此時警察長將圍巾及手棍安置在椅子上。）大出色麼？……

警察長 什麼事？……

馬得呂 服德維戲院的第一次表演的名劇？……

警察長 啊！……座位堆滿了人……通通坐滿了……許多美婦人……和平日一樣……還有比國王。（很高興的兩目仰視。）呀！戲劇！……

馬得呂 吓！……（隨將外衣脫下，掛在衣架，身上係穿夜禮服。）咳！戲劇！太使人失望了！馬得呂先生，我覺得現今的戲劇，太過千篇一律了……太無精神了……對於社會問題，太不加

以澈底的批評和攻擊了……是麼？……設使我們去編戲劇，我們這般人，時時刻刻在社會問題裏過生活……

不僅如是，還可以說，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絕不分離，和夫婦一樣呢……（他將高帽放在桌上，便即坐在桌前的椅上……一面將桌上文件隨意翻着。）感情……睡臥……通姦……我愛慕你……我的身獻給你……將你的朱唇向我

麼……儘是這些話……改良……新思想……一點沒有……

馬得呂

這些情形，絕不會使人想到……戲劇。

警察長

不……這些……（馬得呂呈出莊重的態度。）

純粹對的……（他摩擦兩手。）設使沒有許多

座客……許多嬌小的美婦人？……吓……馬得

呂先生……有什麼話好講……只好找一理由……

……沒有畫眉……就食野鷄罷了……（他說罷微

笑。）

馬得呂

（微笑）是呀……

警察長

（看看火爐頭的座鐘。）一點鐘差一刻……咳

……你曉得麼？我現在不需要你了……馬得呂

先生……我還有工作……好的，晚安啊！

馬得呂

晚安！警察長先生！（他正要外出……忽又轉

回。）警察長先生？……（警察長舉頭望他。）

我的文章呢？……

警察長

你的文章？……真的……我幾乎忘記了……我

見過『運動』報的總經理……

馬得呂

呀！……什麼樣呢？……

警察長

什麼樣……好像那篇文章不是那樣做法……情

節太不真實……不夠輕浮呢，你的文章……馬

得呂先生……沒有……（用手作勢。）你明白

麼？……要輕浮些……要……（又用手作勢。）

總而言之，要多帶些巴黎式的。

（表現失望的面容。）但是我覺得是一篇極沈着

研究的文字……并且參考的也很充足……係在

巴德高里地方的警察界的經過（冷笑。）……當

然不能帶巴黎式的……

警察長

（支吾的答辭。）你要怎麼樣？……我，是

麼？……

馬得呂

我依然感謝你，警察長先生……（很痛苦的態

容。）許多人都以為法國的新聞日日退步……

并且說這些新聞不大優良……

警察長

馬得呂先生……什麼事都退步呢……戲劇……

公共的嗜好……就是警察，也是退步的……巴

德高里的警察，當然也是一樣的……有什麼辦

法呢……這些事不會把我們返老還童……算了

罷……晚安！……

馬得呂

我不管許多……這些事真是使人傷心呢……使

人傷心呢……晚安！警察長先生……

(馬得呂面呈失意態，徐徐退出。)

第二場

警察長，華夏當滿，

第一警察，第二警察。

警察長開始工作……一面翻着文件，一面口中吹氣作聲……忽然晝後有吵鬧的聲音……男人粗暴的聲音，時時壓住女人尖銳的聲音……警察長舉首向聲響發處觀望，以手整髮，整髭，整衣袖，規規矩矩的正坐……紛雜的聲音，漸漸迫近，門便啓開……兩個警察很兇猛的拖着華夏當滿進來，她反抗不肯行……華夏作妓女放浪的裝束，……戴着飾紅毛的大帽……塗脂抹粉……淺色的綢衣，外覆皮外套。

華夏

(且行且鬧。)野蠻……粗暴……頂粗暴的……你們這般虐待女人家，一點不難爲情麼？喂！

警察長

放了什麼？……粗暴的鬼東西！……有什麼事情啊？……有什麼事情啊？……(看)看華夏……很莊重的說道，)爲什麼？又是你？……

第一警察

是的，警察長先生……又是這個女人，她在路旁……拉客……給我們拿到……她竟然在警察署門前……

警察長

(表示憤怒輕視態。)啊！在警察署門前？……沒有這樣事……你們都是野蠻的人！不許你說話！……咳！你身上有什麼？……這樣的壞天時，戴着這種的帽子……幾乎已經二十回，他們拘拿你到這裏來呢……

華夏

(對華夏，)你要安安靜靜的站住麼……

第一警察

不止二十回呢，警察長先生……最少已經三十回了！

華夏

呀！真的麼！你終不改過，你以爲這樣，便算感激我的寬大……我的慈悲……我的懦弱？……

警察長

唉！放了我麼！你們握着我，痛呢……你們現在只有把我拋入獄裏，罷了……

華夏

(猶笑。)嘻……嘻……醜婦……

第一警察

(一樣的動作。)算了麼……你們一齊都是豬！不要多話……你的案件已經嚴重了……不要多

華夏

警察長

華夏

吵鬧，加重你的罪呢……
但是警察長先生……這不是我的錯……他們都是野蠻的東西……

警察長

不要多話，（對警察說話，）你們……你們可以走了……任我一人審問這個罪婦……（警察很驕傲的舉動。）我不怕呢……（裝作聲氣，對着華夏。）這一次，我要和你了結呢……在警察署門前……真是一樁可羞的事……簡直是沒廉恥的罪惡……
呀！不……真的！

華夏

犯傷風敗俗罪，又加着違抗命令……竟敢引誘忠實勇猛的警察？

警察長

華夏

（駭然）呀！……
好的……（向着警察，）你們可以退出了……

警察長

華夏

（警察走出時，）不要反抗，你，哼！
但是警察長先生！

警察長

夠了……你叫做什麼？……（警察退出了，還聞裏後有沈重的履聲，和憤怒的語聲，漸遠漸微。）你叫做什麼？……（更大聲些，）答應麼？

（警察長與華夏，定着眼睛向室門顧望……寂然……忽然華夏大笑，走至警察長前，坐在他的膝上，以臂繞他的項。）

第三場

華夏，警察長。

華夏

呀！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我的乖乖……

警察長

她常常是好玩的……常常是好玩的（微笑，）

華夏

乖兒子，晚安……（他吻她。）你的帽……

（將帽脫下，放在桌上，并做警察長狀態。）不要多話……你叫做什麼？……（她吻他。）你真是可怕，你曉得麼？……呀！但是……（警察長高興異常，兩膝跳動不止，將她搖盪，和玩小孩一般。）不……不……譏突爾……我請求你！……

警察長

（唱歌起來，）呀！達達……呀！達達……

華夏

不……不……剛纔他們把我推來拖去，已經夠了……

警察長

可憐的小白菜……

華夏

并且……你知道麼……我深信我的身上，一定有許多創痕呢。

警察長

(呈放肆貌。)我們可以檢查檢查……(他要拉住她，華夏避開。)唉！爲什麼？

華夏

不……不……這種秘密的局面，我已夠了……呀！小心(她即站起來按摩腿臂，整理衣裙。)他們這些粗人，把我弄到這般……總有一天，你知道麼？他們會把我打折了骨頭……你還說這樣纔叫做愛情，你？

警察長

(亦站起來走近華夏，欲摸撫她。)愛情？……咳！是的，我的小狗……這是『小說的愛情』……這是古代的爱情……這些情況使我追憶到……絲梯……(以手作彈琴態，)還有月光……在一世紀以後，那有這種奇遇啊……到了那時候，愛情便是平常的，無意味的，……我呢……我覺得現在我們這種生活，非常有興趣，奇特……是沙斯壁式的……

華夏

你說什麼？

警察長

我說這是沙斯壁式的……罷了。又是一句警察的習語了，當然的……呀！真

警察長

的！
(她漸現沈思的狀態。)

她這般天真的態度，實在可愛……(她由沈思的，而變爲悲愁的，)我的小華夏……你有什么心緒啊？

華夏

沒有，一點都沒有。

警察長

你有心緒……好好的說麼！

華夏

我告訴你罷，我不覺得這種事算做愛情呢……那麼，你要怎麼樣呢？

華夏

被人拖拉和野雞一般……和罪犯一般，押在兩個警察之間……未免太過新奇了……你曉得麼……最初的幾次，我還覺得有趣……那是可能的……現在呢，咳！現在呢，這些事使我煩悶到十二分了……

警察長

何至如此啊……何至如此啊……

華夏

(更作伴佯態。)這些事太羞辱……(停了一下子，)我可預料，再過了幾時，你還會逼我到囚車中密會……如要更『小說的』些……

警察長

你說得過分了……總之……無論如何……我已經夠了……

華夏

警察長

(愀然。)……我的小事……你太沒有幻想了……你太沒有詩意了……你不懂多感觸，富狂癲的愛情了……你不是一個浪婦……

華夏

(帶不高興狀。)我？……(注目看警察長，以手輕撫他的髮及頭頂。)呀！竊笑爾……你記得麼！……

警察長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不過，我說你不是神經的浪婦……你只曉得普通的……有規則的愛情……我的上帝啊……這也是一派……我呢，我便愛幽奇新穎的愛情……奮鬥……危險……阻礙……如荷默河……如愛妮里一般……有什麼方法……我有這種的性情……

華夏

啊！你！……

警察長

罷了……來麼……來到我這裏來！

(他拖地向長榻去，華夏稍稍抵抗，隨即跟着他走，又坐在他的膝下。)

華夏

真的……聽我說罷，我的乖乖……我們相會的方法，要稍為變更……總之……你生長在警察界……你一定有別的方法呀！

警察長

不……我告訴你……我真沒有別的方法，只有

華夏

這般，纔滿足我好奇的性情……并且只有這般，纔使我安全……我需要安全……不是為我……你懂麼？……為我的職務罷了……有什麼話講？……至於我的妻，越變越嫉忌了……她時刻看管着我……暗探我的行動，偷偷跟隨我……剛纔……我對你說罷……她還在馬車中，停在那邊……停在對面……以紗遮臉……很可怕的……她知道我是不是來到辦事房……她敢作敢為……敢作敢為……我的妻……

警察長

你的妻！……你的妻(她注視警察長，約有幾秒鐘。)咳！我先要問你，你穿得這樣齊整，你究竟由那裏回來呢？

華夏

由戲院回來……

警察長

來，)你不愛我了！

華夏

為什麼我不愛你？

華夏

不……至少……你不會愛我了……但是……我真愛慕你……把你的朱唇向我麼？(任他接吻，)啊！這事……當然的……你總不會落後……為這樣事……

警察長

(現俚俗的情慾狀。)你的朱唇……你的朱唇……我還不愛你麼？……設使我不愛你……我的小小卑卑……我還會使你等候這樣長久麼……使你深夜獨自站在路旁……受風雨欺凌……受寒氣侵襲……受雪花打擊……我還會使你被路人所譏罵……被我的警察所虐待……使你因凍冷而有得肺病的危險……或者更有甚於此……你稍稍想一想……不要煩燥……平心靜氣的……(呈嚴重的容色，)我的小孩……這些犧牲……可使靈魂高尚……可使靈魂清白……這些卓絕的犧牲……凡人對此，只要他素所真……誠……愛慕的婦女去實行呢

華夏

(很有些駭異不大明瞭。)你說這些

警察長

唉！是的……我說這些……必然的……我說這些……我說這些，因為這些都是真理……懂麼！……(華夏搖首。)你會觀閱蒲爾志的小說麼？(華夏搖首表示未曾讀過。)沈醉於犧牲……在痛苦中求溫柔……在溫柔裏尋痛苦。(聳肩，)胡說！

警察長

爲什麼是胡說？……心理的真理……心理的，

華夏

且是基督教的，我的小孩子……最使我難堪的……最使我困苦的……我要把這些話教訓你呢……至於別的婦人們……她們都讀過蒲爾志的小說……她們都明瞭這些……她們都感覺這些……即刻感覺到……

警察長

(沈思了許久。)你愛我，或者會真的……但是你不尊敬我。(警察長以手作勢，示不同意狀。)不……你不尊敬我……我只配做一小妓女，罷了……你不够……尊敬我呢！

華夏

這些話……咳……未免太過分了，……你不是發瘋麼……(舉手一揮，)咳！這就是婦人們的不公平了。

警察長

不……不……(警察長要摸撫她。)拿開你的手麼！總之，我來此是爲幽會密約而來，但實際上，和入監獄一樣……

警察長

正是……如此纔有趣味呢……

呀！真的！有趣味……沙斯璧式的……爲什麼？……我想出妙計使全署中的職員……警察，視你不當作我的情婦，我所愛慕的情婦……他們視你，只

和馬路上的野雞一般……你還說我不尊敬你？……稍爲漂亮些麼！

華夏

譎突爾！

警察長
咳！不，你曉得麼……太使人失意呢……太使人難過呢……（很着急的，）咳！那個人能尊敬你過於我啊？……隨便那一種態度！……我能夠說我以金錢購換你的愛情麼？

華夏

這事確是沒有的。

警察長

我會給你一個蘇……一個蘇？……

華夏

真的，沒有……連一束紫羅蘭花都未曾給過。

警察長

那麼？你看！

華夏

但是這些事不成問題的……

警察長

爲什麼這些事不成問題？全在乎此呢……

華夏

你要怎樣講，隨你便，罷了，……我呢……我真不便再來這裏……同現今這般……我有我的羞惡心……并且……我對你說……這種情況，會使我的興趣中斷……爲什麼你不到我的家裏去呢？

萬萬做不到……

警察長

我的家中，布置得很幽雅……全是淺紅色的……

華夏

……全是淡黃色的……不像你這裏的破房子，只有煙氣臭味……我的家中，什麼東西都完備，何等便當……譎突爾？……我們想想看麼？……

警察長

萬萬做不到……

華夏

媽媽還會製餅給我們食呢……

警察長

不……不……

華夏

真的……這裏什麼東西都缺乏……來我的家

麼，喂？

警察長

我的妻呢？……你不想到此事麼？……呀！

不，謝謝你……你想給我的妻探見我們吻對吻的情狀麼？……我是個官吏……你要我被我的妻當場捉姦麼？那便成何體統啊！

（帶諷媚狀，）那麼？不好玩麼……你不是頂愛

遇見新奇的事情麼？……沙……沙……怎麼樣

聽呢？……

不……不……不要這些玩意兒……我們在這裏

極爲適意……（他以腕抱住她的腰。）這裏什麼東西都完備呢，噯！……噯！……

（推開他的手。）放開，放開……你不配這般……

（憤憤然，）還有……我呢，我富於幻想……我是

……

……

……

……

……

……

……

個用腦的人……(華夏登肩。)我是個多慾的人

……(華夏登肩更甚。)我是個受迷惑的人……當你來到此間蓬頭散髮……衣裙零亂……帶些

被人強姦的狀態……你拚命的反抗，像一隻小鳥被我的警察的爪抓住……你要怎麼樣啊？……這種情況……即刻使我高興……使我的心血上潮……使我……

(他更要抱緊她，她便離開。)

華夏

我厭惡你呢……你是個自私自利的粗漢……一個老流氓……一個醜貨……你只對我胡說……

你的妻……呀呀！……我管許多麼……我……我管你的妻……你有沒有結婚……我曉得麼？

警察長

華夏

(亦站起來。)華夏！還有你的戲院……先生總是由戲院回來，好像很自然的。

警察長

華夏

這是我的職務呀……哼！我知道你的職務了……你的職務真乾淨呢……那些臭野雞……

警察長

華夏

不要吵我！

警察長

聽我說罷……

華夏

我已聽夠了……到末了……你實在使我厭煩呢！

(大家不做聲了許久。)

警察長

(很強硬的。)你曉得麼？我的小華夏！我中意吵鬧……我頂討厭吵鬧……設使我喜歡吵鬧……那麼，我不如躲在家中……依傍我的妻……

華夏

……她時時刻刻和我吵鬧呢……那麼你儘管藏在家中……

警察長

華夏！

(他追着她。)

華夏

咄！

警察長

想想啊！

華夏

咄？

警察長

你錯了……我確定你是錯了……

華夏

咄！……咄！……

警察長

你還沒有受過警察長發怒時……的殘暴……

華夏

(冷笑。)哈！哈！哈！

(此時臺後忽有粗重的鞋聲和語聲……華夏及警察長都站住……探聽……寂然……視線均向着房門。)

警察長

咳！好的……又有什麼事情啊？

華夏

（愀然。）或者又是一位情婦……他們正在領帶回來呢！

警察長

不要多話……他們是向這裏來呢……（他匆匆忙忙的回轉至辦公室前，坐下。）回到你的地位……那邊……和剛纔一樣……你的帽子呢……

華夏

東西……粗暴鬼……粗暴鬼……粗暴鬼……（作嘉許狀，）好的……是這態程度了……（又嚴重起來，）不許你多話……你叫做什麼？我不許你這般不規矩……醜貨！

（未完，下期續完）

華夏

（他將帽持起，拋給她。）抵抗罷……多抵抗些……你的帽子戴錯了方向……快些……快些……多抵抗，不要怕……罵罵我罷……儘量的罵……我愛這些粗話……用粗暴……極粗暴的話詛我……罵我（此時外面的聲響，漸漸迫近。）詛罵我……喂……快一點……

警察長

（將帽戴好。）你要麼？

是的，……喂……開起罷（門開了，兩警察拉着一個叫化子，忽然走進來。）不要亂鬧……

……你是個沒有禮貌的浪婦……你不要沈靜

呀？

華夏

他們胡說……他們的報告不是真實的……他們都是粗暴的人……野蠻的人……兇徒……你也是……你和他們一樣也是個粗暴的……污濁的



婚姻的一長二短

青青

裏西湖的邊上，琴韻姑娘從城裏走來。他是到大佛寺

來看他的表兄緣徵的。未到寺前，他的脚步已很弛緩的了，一直走到寺前兩株梧桐樹下，正要踏上石級的第一步時，他仰頭注視門上「兜率寺」橫匾之後，俯頭停步了。他想：大佛寺的石級真多，走進山門，又是石級，要到內院去，走過大佛殿，還有許多級。來看緣徵真是要有十分勇氣的！這樣一想，他就不跨上去了。還有一個原因：他疑問，這樣常來看表兄，究竟是好不好的。這兩個思想使他徧身疲倦，於是就在湖岸茂密的冬青樹蔭下的石槩上坐下。

身心安靜之後，容納見聞的能力較大，思想也較清楚豐富了。在晨光照耀中，他見湖上綠色荷塘中有一個紅色花蕾，並立在一枝荷葉旁邊。仔細的看徧周圍，所有蓮花各倚傍在一枝葉邊。在這凝視間，丁東一聲，一條魚急促的跳過，而後邊又一條向他直追。他自然的瞭悟這是魚

的夫婦，於是他的心砰砰跳動了。

緣徵住在大佛寺裏已經半月餘了，讀書寫文，向來很是安靜。這一天，醒來天尚未明，雖然是醒來了，而迷惘不清，還像是未出夢境。他記得夢見在茅家埠似的溪上划船，兩岸的夜色中，蘆葦很是高大而黝深。螢火密密游行，十分輕捷而神穩。不禁船漸漸高升，螢點漸漸在他船舷以下，而鼓樂與哭聲愈在低下之處了。出世是多歡人喜歡說的，但有誰知道出世的悲哀苦味有如此者！加以醒來聽和尙做朝功課的鐘鼓與佛號，尤覺酸冷入骨。

他覺得事事都不如心，朝餐不如心，看書本本都翻過，沒有一本是如平日的有趣味的。他想到還是到湖上去消遣。

琴韻聽到石級上的脚步聲，見到是緣徵，倉皇的立起來，只見表兄一步又一步的逼近來，而且說：

「妹妹什麼時候來的？」

「剛才來的。」怕他不信，匆匆回答。

「爲什麼不早些進來呢？」

「就休息一下，石級實在不少呵！」

綠微勸表妹再坐，自己坐在旁邊較遠之處。

「此刻預備到哪裏去的？」琴韻問。

「今天有點異常，什麼都不稱心，所以出來走走消遣。天氣很溫和，妹妹是預備到什麼地方去走的嗎？」

「我是沒有目的的。」琴韻淡然的說。

「那末就在這裏坐坐也不壞。」

各人都有心事的心裏，無暇發出話來，所以兩人都靜寂了。綠微爲了欲使談話間斷的不太長久，他就以正在注視的蓮花爲資料。他說：

「荷花快開了。」

「唔。」琴姑娘含糊的應了之後，欲避開這問題似的轉過頭去。

「妹妹觀察這事實有所得了嗎？」

「……沒有；就是有，必定四哥也有的了。」

「我們來說說，究竟是相同不相同。」

琴韻不說，表兄說了：

「以花比人嗎？」

「還何必說呢！」姑娘紅暈了。

「我們平日已相互知道各人的主張了，這實在不必避忌，不妨來討論一下。我恐我的見解是錯誤的，所以總想有人與我討論，但對不相熟的人不能說，對異性更不好說了。」

「在這路邊不要說。」

「那末我們進去罷。」

綠微略略在前，兩人同跨階級而上，琴姑娘已充滿勇氣，而綠微的下來時的倦怠也像拋沈湖底了。走完前院，巖塊的大佛前一株柚子正在開花，香極濃蜜。綠微指着說：「香櫨正在開花了。」姑娘們思想曲折，他想到剛才因爲荷花將開了一句話而引起此刻就要討論的大問題，現在又要說花開了！

到了綠微房中，茶房見客至而送開水來，綠微因爲不能立即開講，很是着急。

「妹妹見過一對可以羨慕的夫婦否？從未見面，用媒妁之言，彩轎抬來，遮了蓋頭袱成婚的，固然不對，有證婚人演說，男黑女白，穿戴得齊齊整整，照了相登在報紙上爲憑的『文明結婚』的，也是不對，就是真正新式自由戀愛不經婚姻實行同居的也沒有對是對的。雖然看他

們外表一對一對的並行對坐是很和樂的。」

「我觀察所得的也是如此，但我們可以懷疑，難道天下只有兩個人覺得，大多數人對於這事實視而不見嗎？」

「我想這因為各人都自信能造成天下第一對好夫婦之故。然而，我已十分的相信，這豈坑是永遠填不滿，沒有一個試驗者不掉死的。天下從來沒有一對好夫婦；天下永遠沒有一對好夫婦！」

「結婚以後的女子固然大變，但男子何嘗與童男時一樣呢。平常總說，女子有了子女，就沒有時間與精力，所以腐敗了。其實沒有小孩時也大有變化了。一則因為生計與愛情的無憂，不必思索，不必整頓了，所以他們在結婚後總是肥胖的。他們也有憂慮男子愛情的轉變，不想繼續自己的美好以維持之，卻以法律的所有權來防範男子愛他，從此無暇顧及學問事業了。男子也一樣。」

「妹妹說了女子方面的，讓我來說男子吧。我雖不敢說人類一切行為都是性的作用，但我覺得性的推動與牽引確實直接或間接影響於人事的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八。童男的奮勇最易表現於異性之前。結婚後無所用其奮勇了，便遷怒於其妻，同時卻嚴厲的責備夫人與他人交際。他心中怨恨一生不能更換的這杯苦酒，而時時回憶借過手帕送

過照片而無甚關係的人都是愛人了。因為與一人結婚，從此其他一切都推出，雖然明白自己說過絕對不能與他們結婚的，到這時卻覺得個個都可愛了。女子也一樣。」

「我們兩人立在同一方面講，還不易透澈，」琴韻說，「還是我扮作與你對辯的好嗎？」

「好的好的，我再說下去。……因為各人有各人的長處，與漂亮的人結了婚，將來必定悔不選誠樸的；與學文學的人結了婚，將來必定悔不選學科學的。」

「這應該依愛人之心改變漂亮為誠樸，學文學而加學科學，自然可保必愛了。」

「妹妹呀，如果這是以可改變的，那末自己也可改了漂亮學了科學去適合，何必一定求人呢？在事實上實在很少可能性的。還有消極方面的，夫婦寢食同處，可以互見裝飾底下的醜陋，不如友朋之不露破綻，這最易引起輕蔑。男子眼中，覺得他的妻如飛躍活潑的鳥一變而專在他的手上撒糞了；女子呢，他愛勇猛的獅，但見過睡眠的獅，嬉笑的獅之後，就失掉敬愛。有時還要發現獅子的勇猛能衝護他，但也能侵害他，所以不能敬愛了。」

照這理論，婚姻根本不能存在。我們自己自然是出於意志，不在其列；但為全人類設想，從此便滅絕了。」

「因為人類是不肯絕滅的，所以無需顧慮。所謂自由婚姻者其理論反不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一貫。常聽反對新式婚姻者說：新式婚姻先易後難，沒有一對是好的。是的，但誰能舉出那一對舊式婚姻的好夫婦？不過他們用禮教與命運推總注的牌九，翻牌以後，大半的人就不把所受痛苦宣布，因為這是無從更換的了。自由婚姻是許人選擇與試驗的。試問選擇是以全人類為範圍的嗎？今天選定了十人中最好最適合的，明天新遇見更好的一個生人怎樣呢！國內結了婚，豈可保證外國不再遇更好的？還有，自由婚姻之可貴，在能於友朋交際時試驗對方的性質，這無非見他早起而推測他是辛勤，見他對苦難的蟲鳥說可憐而推測他是仁慈的罷了。即使試上十年二十年，你能將成為夫妻時的情況一試嗎？未婚者專能做美，且能掩飾自己一切缺點，但到戒指換定，或實行同居時，即歎一口長氣，把緊張的筋骨放鬆，於是開始挑剔爭鬪了。這是新式婚姻反不能自圓其說的。」

「四哥總不以舊式婚姻為然的吧？」

「我不主張舊式婚姻。我主張比新式婚姻再自由一點。當他想念或羨慕另一異性時，他就該實行棄此愛彼，只要允許他另愛，他又記起第一人的長處，或者又棄彼愛

此了。然而這主張並不勉強人非愛二三人以上不可，要專愛儘是可以的，而且有了這樣的自由，便不致發生意見，愛情反專一了，這種的專一才是真實的。還有一種利益，成婚後的男子及女子，總減少未婚時的優點，這實在是人類的大損失，倘若沒有婚姻的形式截然劃斷他的生活為兩段，使他終身刻有求愛與被愛的機會，可保持被性所推動所牽引的勇氣。少年與老年人勇氣的多少，也有生理上的原因，而且受婚姻影響者，也不僅婚姻的形式，還有性的實際。然而婚姻的形式當占大部分。」

「有了小孩如何處置呢！」

「這確是本問題的難點。不過因為小孩而維持愛情，這種慈悲就是給他人與自己以痛苦。我以為，為人類計，社會應多設育嬰堂。這經費由各人捐納，名為愛國捐，這是名實相符的。」

「這還成什麼人類社會呢！」

「孩子不經親生母親養育，將成何種樣子的社會，我不敢妄斷，但親生母親養育孩子也有缺點的，例如對小孩姑息，而且不是人人有育孩智識，最大的，因為育孩而不能做一切事業，以致女子不能自立而操縱於男子手中。」

「說話容易，實行未必有好結果吧？」

「倘若有人以這種婚姻爲拆賣，那末我敢說他們所主張的是賣絕。」

靜默一回，琴韻說：

「我們今天開始了，以後可以常常討論。」

「我們這番話，已婚的人沒有一個說不出，未婚的人沒有一個肯相信的。歷來多少小說戲劇中所致力的問題，都可解決了。這不是我們了不得，實在因爲以前時期尙未成熟，前人代我們吃苦到了程度，使我們可以有這個覺悟。」

此時琴韻已由綠微送出來，走到香櫞院中了，姑娘轉過頭來說：

「我在說這種話，請你不要對他人說。」

「自然。在提出這主張的時代，提出者是不該享受的，這幸福要留待後人，有如革命者先他人而死一樣。在作成專論以前，我決不對人宣傳這主張，以防誤解，今天只是隨便談談的。」

兩人欣然分別了。

按「婚姻的一長二短」是關於婚姻的短篇小說集，這一篇是序。以後當陸續登載正文。

時事摘要

粵變之真相

上月十七日廣東事變，此間各方面大抵莫明真相，致有種種之推測。經十日來之觀察，及得到下列各項材料，粵變真相已經大明矣。

一，張黃之來電。汪精衛李濟琛二氏於十八日到滬，聞粵局發生變化，即電粵詢問真相。二十日上海各報登載張發奎黃琪翔兩氏覆汪精衛一電，文曰：「黃紹雄於鈞座回粵之後，屢招不來，及聞鈞座與李主席定期赴滬，始突然來粵。職等早料其有異志，果也，鈞座偕李主席蒞夜啓程，而黃已密令北江所屬部隊移動，向第五軍包圍繳械。職等爲形勢所迫，已奮起驅除，黃本人先時免脫外，其餘在廣州之部隊，已一律繳械，並擬於最短時期內，肅清北江。乞鈞座會議事畢，即偕李主席回粵坐鎮，職等已另電詳報李主席矣，謹此電呈，餘容續報。張發奎黃琪翔同叩巧。」

二，廖夫人之談話。上月二十五日汪精衛氏招待上海各報記者，席間介紹中央委員何香凝與各報記者談話，大要如下：（一）廣州十七日事件，我和汪精衛先生：事前均不知道，事後黃琪翔同志在葵園對中央執監各委員報告經過，說黃紹雄同志，因維護特別委員會，不容第二方面軍存在，陰謀消滅，已有種種實據，爲護黨及自衛計，不能不有此非常措置，事前未及報告，謀求中央各委員加以處分。（二）事變之後，共產黨乘機活動，潛回廣州者有十餘人，在某處聚集二百餘人開會，發生打倒張發奎，打倒陳公博，打倒黃琪翔等口號標語傳單，被公安局察覺，派警捕獲十餘人，可見得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此項行動，確與共黨無關。……（錄十一月二十六日申報。）

三，汪精衛氏之談話。汪精衛氏關於粵變之談話，以招待各報記者席間所談爲最詳盡，茲錄各報所載原文如下：「……關於粵事，兄弟到上海以後，雖也曾接到張發奎黃琪翔同志的電報，及黃紹雄的信，但總沒有今日所得消息的清楚。因爲今日何香凝戴季陶兩同志，已由廣州來到，而何同志所說的話，使兄弟對於廣州現狀，更加明瞭。等會子兄弟當介紹何同志和各位談話，現時先將兄

弟對於粵事之觀察，略說幾句。對於粵事之觀察，各人不能盡同，有些以爲廣州現在已爲共產黨所操縱，兄弟敢對諸君確實聲明，兄弟從前堅決的維持容共，於今堅決的主張反共，前後態度似乎不同，然其精神則一，前此篤守總理的遺教而容共，如今篤守總理的遺教而反共，因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之態度變更，而兄弟對於共產黨之態度亦隨以變更，斷未有一個國民黨員，於共產黨叛變之後，還不變更從前態度，堅決的主張反共的，無論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裝同志，如果還要容共，兄弟必盡其精神心力，與之反對，不但容納共產黨爲國民黨生存計，所絕對不許，便是對於共產黨採取優容的態度，或縱容的態度，也足以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應該絕對的反對。但是現在廣州事變之由起，依照兄弟所觀察，不是由於對共產黨問題，乃是由於防特別委員會問題。於此有須聲明的，現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如陳公博等與武裝同志如張發奎黃琪翔等，其對於特別委員會之態度，與兄弟有些不同。兄弟主張和平補救，而他們則主張激烈反對。當九月中旬，上海開老同志談話會，兄弟因爲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主張，不能達到，所以對於孫科同志特別委員會之主張，沒有表示反對。九月下旬，在武漢政治分

會演說，還對於特別委員會遷就事實之點，反覆說明。直至十月初旬，孫科同志偕伍朝樞同志等同來牯嶺，對於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及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重新規定特別委員會之權限各條，表示同意，兄弟始欣然偕同前往武漢政治分會，訂定各種具體辦法。旋於十月十三日，得譚延闓孫科伍朝樞程潛李宗仁何應欽諸同志之覆電贊成，兄弟以爲和平補救目的可達了。至於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與武裝同志所取方法，却與兄弟不同。陳公博同志，當九月中旬，在上海時，聞得老同志談話會之結果，即拂衣而去。十月三日，兄弟在牯嶺，得李濟張發奎兩同志的冬電，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極力攻擊，並催促兄弟即回廣州，商量進行方法。當時兄弟因係密電，不便發表。然七日得張發奎同志的魚電，是明電，已在各報上發表過的，其反對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之激烈，已爲人所共見了。十七日，李濟張發奎兩同志派楊德昭同志來漢口迎接兄弟回廣州，帶有李張兩同志的信，李同志的口氣是和平的，而張同志的信，不但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大加攻擊，即對於兄弟之軟弱態度，亦大加責難。兄弟當時，曾回給他一個電報，大意說，我的目的和你們是一樣的，不過我以爲甯漢合作，剛剛告

成，宜用和平方法，以圖補救，不可濫用激烈手段，如今我的目的快達到了。不料二十四日，兄弟由漢口到上海，知道南京有反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之宣傳，特別委員會為第四次會議之障礙，已顯然甚明。所以二十九日兄弟回到廣州，才有和中央執監各委員主張第四次會議在廣州舉行之電報。當時在廣州中央執監各委員之意見，約有數點：（一）根本沒有承認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政治黨務軍事諸機關，所以總章，中央會議，須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行之規定，無從適用。（二）特別委員會存在，必致妨礙第四次會議之發生，即發生亦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所以照在廣州中央執監各委員的意思，第四次會議，不宜在南京開會。然其後接到譚延闓同志等之電報，對於在廣州開會，不能贊成，却表示贊成第四次會議，並且答應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及明白承認第四次會議開會之日，即特別委員會停止之時。所以兄弟主張，先派出代表兩人，前來上海，和南京上海中央執監委員商量一切。而廣州中央執監也贊成兄弟之說，公推兄弟及李濟深同志前來。由此可見兄弟對於開第四次會議之目的，與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相同，而所取態度，有時不同，有時互相容納，以歸於一致。因為目的是要一定的，方法則不必一

定，如果和平方法可以達到目的，不妨採用，否則不能不出於激烈了。至於廣州武裝同志，對於黨務之主張，雖與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相同，而其所處之境，較中央委員更為困難。中央委員間，雖或有時因意見不同而生衝突，然亦不過是會議席上之衝突。至於武裝同志，各有武器在手，意見衝突之結果，動輒成為軍隊之衝突。在中央黨部存在紀律存在的時候，武裝同志服從中央之決議，當然不會有這些衝突事件發生，即使發生，亦不難根據紀律，加以制裁。在中央黨部網解組弛的時候，就難說了。當西征事件發生，兩廣的武裝同志，顯然分為兩派。黃紹雄同志，明明遵照特別委員會的決議，要統率兩廣軍隊，由廣東打入湖南。張發奎黃琪翔同志，則以為西征縱有必要，却不能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而西征，且慮以此增加特別委員之聲勢，中央黨部之恢復更無可望。這些意思，在黃琪翔同志所發表的救黨與討唐一篇論文中，說得最為明白。這兩派不同的見解，顯然對峙，誰也想到會因意見之衝突而引起武力之衝突。雖然，有李濟深同志苦心調處，一面贊成開第四次會議，一面主張出兵湖南。然這種調處，還是未能見動的。所以兄弟當時主張，快些恢復中央黨部，以解決這些糾紛。當兄弟與李濟深同志被公推前來

上海之時，並約同張發奎同志同行。十一月十四日，張發奎同志先赴香港。十五日黃紹雄同志到廣州，即晚兄弟和李濟琬同志專車赴香港。十六日晨四時，車抵九龍。六時亞州皇后船開行，張發奎同志臨時不到。十八日晨，李濟琬同志在船上接香港無線電報，知道廣州軍隊，已發生衝突。自十八日到上海以來，張發奎黃琪翔同志的電報，黃紹雄同志的信，都已在報上發表。根據這些報告，和何香凝同志的口頭報告，可以斷定廣州事變之由來，實起源於對特別委員會之態度，由意見之衝突，而至武力之衝突。大凡軍隊與軍隊之間，發生了意見衝突之後，必互相猜疑，互相防範，一旦觸發，遂至不可收拾，其例很多。依兄弟的意思，目前急務，還是趕快恢復中央黨部。一切武裝同志，須聽命於黨。一切軍事行動，須取決於黨，方是正當辦法。末了，還有一句話：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和武裝同志的主張，諸君或者以為太激烈麼，何以主張第四次會議在廣州舉行呢，何以已經派出代表前來上海而仍要在廣州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辦公處呢？此由於惟恐第四次會議開不成，惟恐中央黨部不能恢復，故不能不有此最後之一著。昨日，談話會裏，接到南京上海各黨部各民衆團體代表的報告，知道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徒手

遊行民衆，因爲高呼反對特別委員會反對西山自願派之口號，被軍隊開槍屠殺，這樣看來，究竟誰是和平，誰是激烈？」

南京一二二慘案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慶祝唐勝利大會，在省立公共體育場舉行，到萬餘人。將開會時，戒嚴司令部持來國民政府緊急命令，制止開會。當由主席團臨時舉行會議，議決仍照常開會，一面公推代表三人，至國府軍委會，戒嚴司令部解釋一切。正式開會後，演說者有市黨部婦女部部長陳逸雲等四五人，最後有中央黨務學校訓育主任谷正綱登台講說，高呼反對西山會議派等語，而台下之黨校學生數百人，齊聲響應。演說畢結隊遊行，甫出大門不數武，而牆外之槍聲大作，一霎那間，已演成一幕血肉橫飛之慘劇矣。（錄時事新報。）

茲將各方對於慘案之意見節錄如下：

一，蔣介石氏之表示。國聞通訊社云，前日中央執監委員談話會，對於南京血花公園慘案，非常重視，決請譚組安，蔡子民，兩委員負責查辦。茲悉當日討論時，蔣介石曾發言，謂此案如何處理，爲革命生死問題。

凡革命同志，皆不能坐視。如無正當辦法，則雖訴之革命手段，亦所不惜。昨日蔣氏復與軍委員某委員論及此案，茲探錄其談話要旨於下，「余於數日前，聞廣州事變，波及黃埔學校，學生有傷亡者，失蹤者，迄今尚無確實報告，已不勝憤懣。今乃復聞南京血花公園之慘案，余之憤慨，實達於極度。此案今尚未有確切之調查，雙方所報告者，自皆不能盡信。惟是日集會游行之羣衆，其非共產黨徒與反革命派，則爲顯然之事實。所有標語口號，即認爲稍近激烈，要亦革命羣衆不能避免之事，豈能遽任軍隊開槍，對於徒手巡行之羣衆，加以屠殺。此等舉動，在革命的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不特前所未有，且爲革命歷史之污點。祇有北洋軍閥段祺瑞，曾命令軍警開槍屠殺請願之民衆，萬不料革命政府下之軍人，亦悍然爲此。此案如不能將應負責任者，加以適當之懲戒，則革命政府與反革命軍閥，毫無區別。凡有革命性之黨員，豈能坐視。革命軍人所以能戰勝軍閥，非特物質之優勝，全以其能盡力革命，爲民衆謀利益。若自居有槍階級，以民意爲不足畏，則將自蹈軍閥之覆轍。要知民衆雖手無寸鐵，却爲社會最大之勢力。尤其是青年學子，爲革命時代之至寶，豈得任意屠殺。凡爲民衆所共棄者，民衆自能驅除之，初不

必有兵權在手，方能爲此。民國十三年前，吾輩並無軍隊，而革命進行，未嘗稍止。此案處置，如不得其當，則責任所在，余深信真正革命之同志，必不推諉，以滿雲此革命史上之污點。故余甚望此案能早得適當之處置。」云云。

二，蔡子民氏之談話。「余前日在談話會中，被推爲負責調查甯案，本當即晚動身離滬赴甯，嗣以此數日，適大學院均在滬地集議討論進行事宜，未能脫身，乃委託譚委員樹勳代爲辦理。譚離滬業已二日，余處尙無音信遞到，故實在情形如何，余確不能言。總之，軍警開槍射擊徒手民衆，殊屬不法已極，非加以嚴辦不可。至於外傳此案發生，內中實有人嗾使，余意未必。以余之推測，事或出於誤會，由誤會而再釀成慘劇也。初，軍警當局因空氣非常惡劣，深恐有搗亂分子，混入民衆隊伍，希圖破壞，故不得不出於防範之一途，似尙情有可原。甯垣戒嚴司令部忽令禁止開會，其原因諒亦爲此。開會後，排隊遊行，秩序井然，軍警復加阻止。此時民衆感情激昂萬分，認此種阻止爲壓迫民衆，亦係人心所同。詎意雙方因此齟齬，竟造成此殘酷慘劇，事雖出於無心，然實然開鎗，玩忽人命，實無疑義。若不予以嚴格的處分，今後民衆生命之安全將何以保障耶云云。」（錄二十八日時事新報。）

革命的婦女

第二期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略論女性的屈服

金神父道路上

婦女與中國國民黨

資本主義下的婦女

為慘死的閩北女工請命

女子自身應有的覺悟

他的母親病了

總代售處——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

零售：每期大洋五分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二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期。

二十期。

郵票代現，九五折算，但以半分為限。

代派一律照價七折。

報 價

談龍集

(周作人先生譯著論文集)

我們要知道周作人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不可不讀此書。此書各篇都是討論文學上各方面有興趣的問題的，共四十四篇，內容豐富，趣味雋永，讀之既可增進文學上的知識，又無枯燥沈悶之病。

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建人 平江 抑恭 味真譯 景宋 學靜 云沁

1-37号 1800

37号

賤